

杜月笙全传

韦君谷 著



K828.6/9:3 72388

杜月笙全传

0198/13

第四册

韦君谷 著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八·六·成都

目 录

昆丁少校方里来访.....	1
大队人马东南之行.....	5
飞经衡阳要轰礼炮.....	8
山路崎岖吃足苦头.....	10
一日到夜在跳仓巴.....	13
遥遥发动两路人马.....	16
杜戴聊天抱负略见.....	19
敌伪来攻情势危险.....	21
语语机锋互吐心意.....	24
明日在此敬你三杯.....	27
淳安西庙何其热闹.....	30
吴绍澍当过共产党.....	33
忠救军交给你指挥.....	36
邵洵美两月牢狱灾.....	39
半杯老酒吃醉脱哉.....	41
军统监管敌伪资产.....	44
欢天喜地胜利还乡.....	46
将到北站突生意外.....	50

门生帖子不异而飞.....	52
打倒杜月笙恶势力.....	54
杜美路作戴笠总部.....	57
一席欢宴热泪盈眶.....	60
务请交出罗洪义来.....	63
邵式军案真象大白.....	67
戴笠南京坠机撞山.....	70
痛失知己一场大病.....	72
筱快乐大骂“米蛀虫”.....	74
万墨林三度入牢监.....	76
东山再起步步为营.....	78
全国纺织拥为盟主.....	82
公开露面欢迎热烈.....	85
上海议长好戏连台.....	87
继之以朱学范事件.....	91
共产党挖角到杜门.....	93
七君子大闹较场口.....	96
师门苦劝忠言逆耳.....	98
秘密赴港大唱反调.....	101
紧要关头亲赴香港.....	104
投共者香港遭车祸.....	107
邮政部长还得当班.....	111
我就晓得你要来了.....	114
苏北赈灾募捐廿亿.....	117
上海选美甩四千万.....	119
中央两亿我也两亿.....	123

街头开来共七十个.....	126
面粉易煤乃得撤退.....	131
恒杜子弟黄金买家.....	133
两广陆沉百卅余城.....	134
请宋子文担任主委.....	138
国行垫款上海筹还.....	141
杜寿堂会一票百万.....	143
孟小冬翩然来上海.....	145
金廷荪的五日戏码.....	147
孙养农谈冬皇旧事.....	149
万墨林是冬皇弟子.....	152
六十大庆热闹一场.....	154
万里长江祝杜月笙.....	158
堂会十天盛况空前.....	161
梅孟姻缘五步流血.....	164
伶王割须感恩知己.....	167
取之于土用之如土.....	170
理监事外设十六组.....	173
八儿三女期望殷切.....	176
夸奖维屏真才实学.....	179
从政之页国代议员.....	181
上海竞选另有一功.....	184
吴绍澍杯葛陶百川.....	187
打开铁箱大头三百.....	190
爱儿下狱置之不问.....	193
子女不必走他老路.....	195

救济难民全活十万.....	198
先来钱来用了再讲.....	201
跟共产党吃米田共.....	205
一黑一白负责解决.....	209
守一世寡险乎失节.....	212
姚玉兰孟小冬侍疾.....	214
杜月笙捧丽池的场.....	217
帮胡文虎免无妄灾.....	221
李祖永遇老千集团.....	224
十万港币原璧归李.....	227
陈毅长电拉他回去.....	230
一票猪鬃美金卅万.....	232
张公权来打破“规矩”.....	235
三樁消遣赌书与唱.....	238
共产党时时讲统战.....	239
汪宝瑄专程赶得来.....	241
章士钊泡坚尼地台.....	245
劝人的反被人劝去.....	248
机要秘书走马换将.....	250
王新衡首次反台行.....	252
从八岁写到八十岁.....	255
敲黄金荣美金两万.....	257
老兄弟俩命丧黄泉.....	260
迫不得已用上氧气.....	261
杜维藩闯龙潭虎穴.....	264
桂生阿姐全始全终.....	267

藩汉牢捏恒社名册.....	270
中汇银行由它去了.....	272
杜维藩当劣被斗记.....	274
麒麟童占了杜公馆.....	276
江湖相士出入杜门.....	278
六月息主人的命单.....	280
添项消遣欢喜聊天.....	284
吴家元“老千”之秘.....	286
专赢赌桌外的铜钱.....	289
好赌之徒引为炯戒.....	292
复兴航业公司迁台.....	294
马连良到添份热闹.....	297
“香港居，大不易”.....	299
香港法官杜家开庭.....	301
劝促朋友投奔台湾.....	304
现在方始懂得了爱.....	306
吕光成为聊天对象.....	309
香港政府求他帮忙.....	313
王新衡猝然遇刺记.....	316
带氧气筒吓坏港警.....	321
抱病饯别最后一面.....	324
五万港纸航联保险.....	327
闲来无事做做生意.....	330
红颜知己冬皇之爱.....	334
见礼喜筵归于杜门.....	336
最末一次畅谈国事.....	337

突然之间自知病危.....	340
一句话我不想活了.....	343
假的假的骗我而已.....	346
咣唧一声饭碗敲破.....	350
冬皇憔悴人见人怜.....	353
唯有棺材要困好格.....	355
遗产几何美金十万.....	358
赠金十万私下还脱.....	360
杜先生脉搏旣没啦.....	364
枕下还有美金七千.....	367
想尽方法吊住性命.....	370
易箒之际洪兰友到.....	373
左派报纸也登讣告.....	377
开吊之期警卫严密.....	381
喊了两声耶稣救我.....	384
各家挽章琳琅满目.....	388
出殡盛况战后第一.....	392
棺材也要抬到台湾.....	396
长眠汐止尖头山麓.....	398
安厝之日万人空巷.....	401

昆丁少校万里来访

杜月笙和戴笠推心置腹，如手如足，共同从事情报工作，当其时，美国的情报部门尚在萌芽阶段，尤其对日情报在太平洋战争初起之际，简直是一张白纸。美日宣战，对日情报的重要与日俱增，美国人不得不力谋补救，急起直追，而在这一方面无论方针，技术，经验及资料，都必须借重对日本了解最深的我国情报人员。美国军事情报人员很推崇戴笠，和他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笠能在日军大举南侵之前，英美两国犹在高枕无忧，全不设防的时候，便高瞻远瞩，独具慧眼，通知盟方日军南进的消息，仅此一点即使美国情报工作者佩服得五体投地。

因此之故，美国特地派了他们的情报专家梅乐斯来，跟戴笠朝夕与共，虚心学习，后来建立了规模庞大，握有一支武力的伟大情报机构，在战时发挥巨大功能的中美合作所，开中美情报工作人员并肩作战的先河。

杜月笙在若干美国情报人员的眼里，也是一位值得重视，差堪惊奇的人物，诸如他在东南一带所拥有的秘密群众力量，以及他的几项近似奇迹的空前杰作，诸如香港撤退，

上海锄奸，高陶反正，以及自沦陷区搜购六千件棉纱安全运回后方等等，仿佛是绝无可能之事，在他却“当伊无啥事”的指挥若定，顺利完成。所以，在美国的情报人员中，也有许多杜月笙的崇拜者，颇愿万里来访，向他讨教。譬如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任期公元1903——1908)的孙少爷昆丁，罗斯福(Quentin)是美国国防部G2部门的一员少校，当他奉派来华参与中美双方的战略拟订工作时，他便抱着一个热切的愿望，想跟杜月笙见一次面，借以面聆教益。

昆丁·罗斯福和爱国侨领，在美国经营铝业，华昌公司创办人李国钦很熟，李国钦急公好义，热心慷慨，卓著声誉于中美两国。抗战初起，他曾一次捐献美金十万，引为一时美谈，他侨居新大陆，又复拥有“纽约荣誉市民”的荣衔。李国钦战前由于业务上的联系，不时往返中美之间，他道经上海，杜月笙报之以热烈的欢迎，由于杜李二人性情相投，所以他们友谊深厚。当时李国钦晓得杜月笙正有三个儿子都在美国求学，是为杜维垣与杜维屏，杜维新，因此他介绍昆丁和杜月笙的四公子维新见面，而由维新亲笔写了一封家书，交请昆丁带到重庆，信中还曾请他父亲接见昆丁，有事面谈。

昆丁·罗斯福到了重庆，利用公余之暇，很顺利的去拜会了杜月笙，借由杜月笙的英文翻译，两人促膝长谈。谈到后来昆丁终于表明来意，他希望杜月笙能够接受美国人的委托，协助美方对日本的情报工作。图穷匕见，开门见山，昆丁的请求颇使杜月笙感到为难。但是他眉头方皱，昆丁便已领悟，于是他振振有词的说了一番大道理，立论无非是日本

军阀系属中美两国共同的敌人，协助美国毁灭日本，实际上也等于是为杜月笙自己的祖国在竭尽绵薄。

一声苦笑，杜月笙答道：

“罗斯福先生你这个话说得固然不错，只不过，我杜月笙虽则并不在国民政府做官，但我总归是中国人。现在外面到处写得有这句口号：‘抗战救国，人人有责。’我愿意尽心尽力，去做任何我做得了的工作，但是，在没有得到我国政府同意之前，我直接接受贵国的任务，恐怕于情于理都说不过。”

话说得这里，杜月笙发现昆丁·罗斯福的脸上，仿佛有啖然若失，颇为失望的表情，于是他连忙接下去又说：

“不过呢，象罗斯福先生刚刚提到的那些个事体，譬如情报的交换，工作的相互便利，我们既然是盟友嘛，只要事体对于双方有利，随时随地彼此密切合作，依我想来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于是昆丁·罗斯福连连领首，他沉吟片刻，再问杜月笙一句：

“杜先生方才说过，我们合作必须事先征得贵国政府的同意，这句话我该没有听错吧？”

杜月笙听翻译译完，面露笑容，他断然的答道：

“一点不错，我就是这个意思。”

昆丁·罗斯福自此笑容可掬，看起来他对这次谈话好象很满意，再谈了些闲话，这位美国军官彬彬有礼的起身告辞。

时在民国三十三年深秋，昆丁·罗斯福旋即离华返美，杜月笙曾将这段谈话一五一十的告诉戴笠，但是他自己却以为昆丁·罗斯福的话无非说说而已，渐渐的便就淡忘了。

四月中，最高当局召见杜月笙，面授机宜。杜月笙晋见回来，满面春风，喜上眉梢家人亲友，左右心腹骤见之下不觉大为讶异，七嘴八舌争问召见经过，谈了些什么？杜月笙偏偏摇头微笑，一字不提，他不惜使众人抱着个闷葫芦瞎猜。

五月底，时值国民党召开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东南各省的中央执行委员，专程赶来开会的人数不少，这些代表大都是杜月笙的旧雨新知，他们到了重庆率皆安排了拜访杜月笙的节目，于是杜月笙应酬往还，竟无虚夕。5月31日大会结束，6月2日中午杜月笙由于临时分身不开，命他的长子杜维藩，和门人徐子为，郭兰馨，陆增福，朱品三为代表，设宴为东南各代表饯行。当君宾主尽欢，甚至有好几位吃得酩酊大醉，杜月笙的派头和苗头，似乎还是一时无人可及。

徐子为，朱品三，奉派赴淳安接运棉纱，历经艰危，在惊涛骇浪中吃了七个多月的苦头，当时方始回到重庆，不到一月，却是又蒙老夫子召见，局室密谈，原来是授予他们新的任务，方回来，又要去，当时杜月笙摇头苦笑的说：

“你们刚从那边过来，但是没有办法，只好再辛苦你们一趟，因为你们是识途老马。”

徐，朱二人直到这时方才晓得，老夫子守口如瓶保了两个多月的密，居然是老夫子自家也要到淳安去。——至于去做什么？杜月笙还是绝口不提。

6月26日，杜月笙东南行的先头人员从重庆动身，徐子为，朱品三驰车抵达军用飞机场，在候机室里方坐下，一批批的同门弟兄和熟朋友先后来到，这一下真是热闹，来者以

陆京士，曹沛滋为首，还有张晓岩，龚夏，赵云昭，王景文、邵飘飘、陆克明、顾锦藻、孙文元、陈永年，还有一位徐道生。其中王景文和陆惠林是从重庆菊庐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派来随同工作的。朱品三算了算，一行共总是18个人，——因此后来有人称他们为18罗汉。

众人谈谈笑笑，上了飞机，下午一时35分起飞，直赴湖南芷江。

十八罗汉之中，唯有陆京士自始至终，参与计划与行动，熟知此行的重大任务。他在行前已经奉派为军事委员会京沪区少将工运特派员。另一位曹沛滋，他是在临行以前，和军委会第五厅贾厅长见过面，对于任务的内容，也有相当的了解。

大队人马东南之行

大批干员的东南之行职责艰巨，任务重大，这是中美双方共同计划的最高机密。最高当局召见杜月笙的当时，已经向他讲解得很明白，机密任务的目的在于“接应盟军登陆，配合国军反攻”，因而要动用东南一带一切的力量，奋力以赴。

行动主持人是军统局长，兼忠义救国军总司令戴笠，美方人员则由中美合作社主任梅乐斯准将率领，杜月笙之同行，是要他去发动上海——东南一带他所可运用的民众力量，并且以其特殊人缘负责行动方面与第三战区之间的联系协调事项，再则，汪伪组织中杜月笙不但有旧日交游的许多

友好，尤其还有他那几位“位居要津”的门生，诸如汪曼云、黄香谷、张克昌等。

陆京士是上海工运领袖，他以军委会少将工运特派员的名义，将在京沪线上发动巨大的爱国劳工力量，他计划将京沪一带的工运同志，接到安徽屯溪雄村，设班分批训练，然后再一批批的送回沦陷区，等盟军登陆开始，马上起而响应，共同打击敌伪，收复失地。

杜月笙和戴笠，抗战八年中并肩作战，不分彼此，可以说是情如手足，谊同一体，戴笠从事此一空前未有的重大任务，当然需要杜月笙的助力。只不过，若在平常，他只要当面和杜月笙说明种切，邀他同去，杜月笙断无拒绝之理。而戴笠不此之图，郑重其事的在最高当局之前，一力保举，乃由最高当局召见杜月笙，一方面固因为此行任务非同小可，理应不视同私人协助，而必出之以国家征调。另一方面则也鉴于杜月笙被卷入黄金舞弊案中，沮丧懊恼，情绪正在最低潮，堂而皇之的赋予他一大使命，令他吹于子肩未卸，报国无方，重新振奋鼓舞其心情，又使他挣脱忧急交并，莫知所从的困境，象这样的公私兼顾，两全其美，也只有心细如发，知人善任的戴笠，方始可以优为之，尤且做到天衣无缝。否则的话，让杜月笙留在重庆，因黄金舞弊案而被牵上公堂，俯首就匍，那岂不是要了杜月笙的老命。

陆京士率领的十八罗汉，6月26日由重庆直飞芷江，等候与戴笠、杜月笙、梅乐斯会合，然后续往东飞，他们在当日下午一点三十五分平安抵达，投宿于“苏浙皖浴室”，自此，由于连日阴雨，气候不佳，十八罗汉在芷江逗留了十一天之久。十八罗汉在芷江住处不定，夜难安枕，因为旅馆里臭

虫横行，他们睡过长桌，困过地板，东迁西搬，居无宁日，一连下了几天的雨，街头积水没胫，走几步路，要把皮鞋脱下来挂在肩头，然后互视狼狈模样，又忍俊不住的哈哈大笑。

朱品三在淳安住过七个多月，7月3日他住进了芷江复兴旅馆，不旋踵陆京士等也来租了房间，同门弟兄抵足而谈，十分欢畅。陆京士说朱品三是“淳安通”，嘱他打电报到淳安定旅馆，以免到了淳安又受“芷江居，大不易”的罪。朱品三欣然受命，他拍电报去定了“老西园”旅馆的房间，言名自7月5日起租，其结果是7月5日他们在芷江没有走的消息。

事实上，戴笠、杜月笙和梅乐斯，行程计划一改再改，业已决定改在福建建阳会师。三位“统帅”以杜月笙动身最早，7月25日，他便乘坐自用小轿车自重庆对岸的海棠溪南下，随行人员一共6位，顾嘉棠和叶焯山奉陪月笙哥，一个精技击，一个擅枪法，壮士暮年，雄心不已，月笙哥抱着气喘重症敢于出生入死上前线，两位老兄弟便唯有拼老命奉陪，仗们他未老的宝刀，千里万里为月笙哥保镖。又有机要秘书胡叙五，代笔译电，出出主意，杜月笙一刻也少他不得。再来就是名医师庞京周，他少带行李，多携针药，专管杜月笙的诸般毛病。贴身随从一名徐道生，捶背敲腿，夜夜服侍杜月笙入眠，另一位便是司机钟阿三，负责驾驶这一辆专车。

抵贵阳后，休息两天，戴笠翩然而来相晤，戴笠的行藏，由于特殊任务关系，向为任何人所无法侦悉，大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神密意味。当年同作东南行，第一架飞机上的十八罗汉，直到笔者编撰“杜月笙传”，写到东南之行这一

段，陆京士设宴邀请与役同仁，提供资料，大家在酒酣耳热之余，都还有人提起：二十三年之前戴先生和杜先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会合的？在座便有斯时担任驾驶的钟司机，脱口而出，“泄露机密”，他坦然的说：

“喏，就是在贵阳。”

那夜，杜月笙和戴笠挈同随行人员，两部汽车首尾相衔，深更半夜驶往贵阳机场，当飞机场上的灯光在望，戴笠的座车忽然熄火，便在路旁抛锚。当时戴笠很着急，亲身推门下车，吩咐紧跟在后煞住了车的钟司机“顶一顶”，钟司机方要换排挡，杜月笙怕“飞机不等人”，他探首车窗之外发了话：

“好了嘛，你们就都坐到这部车子上来，轧一轧，横竖马上就要到了。”

于是戴笠欣然应命，两车子人轧在一起，终于赶上了“升火待发”的飞机。

飞经衡阳要轰礼炮

贵阳机场候机室里，早三位金发蓝眼的美国人在等候，戴笠趋前介绍，杜月笙方晓得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准将梅乐斯，和他的两名侍从“啥斤头”（Sergeant）。

搭乘的是美军C——46型运输机，两排靠壁的帆布座椅，当中是一条宽敞的过道，乘客必须面对面，排排坐，机声震耳欲聋，舱内空气沉浊，一坐下去便令人觉得象这样子长程飞航，实在不是滋味。杜月笙一进机舱便双眉紧皱，脚

踟不前，他的神情反应，迅即为戴笠所见，于是戴笠方上飞机又跃身而下，他令人以最快的速度，从贵阳机场办公厅里搬了把藤椅子来，。

藤椅子放在机舱正当中，便在那条宽敞的通道中间，戴笠又细心的使座位向前，然后纳杜月笙坐之。

杜月笙十分感激，但是飞机上有戴笠，有盟友梅乐斯，还有自家的心腹兄弟，他觉得不该承受特殊待遇——即令是一张藤椅，所以他一再谦谢，避让不遑，必定要紧靠墙壁坐那帆布椅，戴笠期期以为不可，他再四坚持，他高声的说：

“杜先生，你跟我们不同，你抱病在身，尤其你害的是气喘重症。”

听戴笠这么样说了，杜月生方才歉然的笑笑，告声得罪，坐进了那只藤椅子。

从此以后，戴笠的此一特别安排，便成为惯例，杜月笙坐军用飞机，飞机通道上要摆一张面向前的藤椅子，让他“高高”上坐，藤椅两旁尤须有顾嘉棠、叶焯山这般腰圆臂粗的大汉，牢牢的替他掌住，不然的话，就怕攀升俯冲，转弯滑落，杜月笙会得坐不稳，一个不小心，将要连人带椅，破空而去，

杜月笙对于戴笠的特别安排非常满意，他往后不时对家人亲友说：

“要是没有那把藤椅子，我看我是绝对吃不消的。”

其实是他忽略了，一路上要使那把藤椅稳定，顾嘉棠和叶焯山要费多大的气力。

因为戴笠和梅乐斯的行踪，必须严予保密，所以杜月笙一行当天抵达芷江后，唯有时任军委会别动军副司令，兼华